



春秋
恒解
卷三 共六册

春秋
3

0712
1478
3



門目七12
1478
卷 3



春秋恆解卷三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惠
三十八
年

元年

春王正月

僖公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不書即位著魯亂也魯亂夫子諱惡多微詞不言即位則閔公之薨所以不書地及高子來盟之故始明且公因齊高子擅立他國之君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作曹伯聶北杜注邢地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東北有

聶城齊之西界近邢地也

救患書次譏也而此不書狄伐邢但書救邢則非譏也蓋狄嘗侵擾害邢邢苦之告齊齊合諸國之師救之邢已將遷故次聶北待其遷而城之若譏其救之緩則必書曰某某救邢次於聶北矣詳見附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作陳儀後同夷儀杜注邢地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有夷儀城元和志云

在縣西一百四十里俗譌為隨宜城是也

書邢遷于夷儀則邢自遷也左氏云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按傳稱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者非也經書遷即書城邢皆在六月一時之事是邢遷已豫諸侯師至而始知將遷故次以待之遂為之城若狄之于邢特時時侵害未嘗伐邢圍之邢何以潰詳見附解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上文言邢自遷而此特書三國城邢以著其功左傳曰救患分災禮也穀梁曰美齊侯之功也皆是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傳曰齊桓公召姜氏而縊殺之夷齊地書薨諱之曰齊人以歸明齊桓之殺之也汪氏克寬曰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爾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詞也按公子慶父弑子般如齊自飾以欺齊齊使仲孫來知慶父姜氏事故遂定魯亂而殺姜氏則齊桓誠有明智之才也故書齊以歸予之

楚人伐鄭

荆始書楚

始號荆而今號楚蓋楚自改號故從其實而目之非聖人改號之也稱人貶也鄭在王畿楚欲侵中國故先伐鄭志其強橫之始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榿勅呈反公作村榿杜注宋地陳縣

西北有榿城陳縣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州境有犂城即榿城也

左傳盟于犂謀救鄭也按傳言盟而經不書盟盟在會後蓋公不與盟故魯史只書會也齊侯欲救鄭而憚楚強故先合諸侯以謀之不書救救緩故削之也邾稱人其大夫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公作纓偃當在山東兗州府費縣南

左傳虛北之戎將歸者也按公子友奉僖公奔邾齊復之而後公立則邾有德于公矣且八月方同會檉何以敗其師蓋魯之臣乘戎人將歸襲而敗之公不之禁故書公敗以刺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鄆力知反公作犁穀作麗

挈女居女加二切鄆杜注魯地

左傳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按公羊慶父奔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反舍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以不納慶父為己功故來求賂是與師者莒莒之屈也而不

以莒主兵者甚季友也方慶父奔莒魯蓋嘗以賂請莒不納慶父未為無功魯定亂後不以禮謝莒而致來伐又敗其師獲其弟非義也聖人貴忠恕故其書法如此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云夫人不稱姜氏為貶以其與弒公也然前薨于夷何以書姜氏則不可不晰也夫人也而薨于外其故可知但不書姜氏則以歸之地不明此亦書姜氏則見絕於齊之故不明書夫人以明僖公無絕母之道不書姜氏則其見殺于齊即見絕于莊公不得入莊公之廟聖人之意精密矣

附解次於聶北救邢前人謂刺救國不力以經文考之殆不然也前狄伐邢而管仲言於齊桓救邢今不書狄伐邢而第書次聶北救邢蓋狄未伐邢特時時侵擾為邢患邢苦

之故遷於夷儀齊桓知狄之爲邢患也合諸侯之師使救邢救者往禦狄以安邢師就道而始知邢將遷矣故次於聶北俟其遷畢卽城之夫子書次聶北而曰救邢明其爲救邢而出師也接書邢遷三國之師城邢則可知次聶北者爲其已遷謀爲之城未有狄師故不書狄伐邢而公羊以爲狄滅邢經明言邢遷狄何嘗滅邢左氏云邢潰奔於師經未書狄伐邢邢何以潰此皆以意爲之說楚人伐鄭齊會諸侯於櫟左氏曰謀救鄭也經不書救以其方謀卻楚未卽救之故不書次此可與上條參觀而明者公敗邾

師左氏以爲虛北之戍將歸者則非果師也戍人幾何何以云師蓋魯與邾鄰邊疆恆相侵越邾之戍虛北不知何故魯人因其歸而要奪之邾未嘗侵魯魯未嘗伐邾夫子以其無故要奪人惡之公或未之知或知而不禁皆非也故書公敗邾師子友敗莒獲莒挈左氏曰嘉獲之公羊曰大季子之獲皆妄也穀梁云惡公子之給亦誤師行詭道若師出有名給亦何咎惟魯以賂求共仲莒人歸之而不踐其言致莒來求賂魯反恃強敗之故書帥師敗獲以彰其咎不書莒來求賂而書友帥師若無故而師敗莒者其

惡之殊甚

惠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北

楚北杜注衛邑朱子詩經集註楚北在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六十里隋衛南

廢縣即古楚北城也案此楚北之在北者與戎伐凡伯之地不同

左傳春諸侯城楚北而封衛焉經第言城楚北若魯城之者然何也公奉齊桓之命城之諸侯私役諸侯僭且擅也從之無王也病齊桓為公諱故不書衛不書諸侯城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之罪上文書法已明矣此如常書葬吳氏澂曰子無紕母之道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晉始見經下陽杜注號邑在河東大陽縣今大陽廢縣在山西平陽府

平陸縣東北十五里又三十里為故下陽城

案三傳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終假之道伐虢還四年反取虞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虞虢之塞邑滅夏陽而虞虢舉矣晉人首惡而先書虞前人云罪虞皆是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作貫澤江杜注江國在汝南府安陽縣括地

志云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新息今河南汝甯府息縣是也貫杜注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今山東兗州府曹縣西南十里蒙澤故城即古貫城也杜氏預曰江黃小國鬻熊始封之時蓋附庸于楚故書人齊桓以楚漸憑陵中夏先服其與國江黃亦苦楚來附齊夫子書之子齊桓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之意

冬十月不雨

春秋左傳卷三
五
十月宰雨書十月不雨蓋
彌月不雨以此爲異也

楚人侵鄭

左傳楚人伐鄭鬪章囚鄭
聃伯書人惡其滑夏也

附解嘗歎春秋一書經義自明奈傳註多誤解而經義遂不明矣如左傳云齊桓遷邢於夷儀封衛於楚北後人沿之以桓爲專封而考之經文實不然上年邢遷於夷儀邢自遷也非桓遷之衛爲狄滅立戴公以廬於曹戴公卒文公又遷於楚北亦非齊桓遷之也詩載定中美文公再造左傳載桓公歸公乘馬祭服等亦特贊助之未嘗遷之齊宋

曹師城邢具邢器用亦止是贊助而謂卽桓公遷之封之是左氏之誤也此年城楚北不書衛楚北不書諸侯城而書若魯自城者蓋齊桓令諸侯城之恤鄰本美事而以此私役諸侯諸侯亦唯唯聽命則於名分大義深有關係故夫子不許使齊桓卽不奉天子命而合諸侯謀城衛是猶以同寮待列國也乃居然役使諸侯諸侯亦不敢違充其量卽蔑王綱階篡逆之漸故書法若此若以不告王而私城楚北爲專城邢何以又非專而書之曰城邢此經文之明明可核者也葬哀姜吳草廬說是而程端學謂得罪宗

廟不當以夫人禮葬則非滅下陽晉始見經然夫子自是因罪虞而書非為書晉晉昭侯封其叔父桓叔于曲沃而即畔晉世世相沿弑君篡國以至親而篡弑晉實始之左傳於晉事詳記而夫子不書深惡傷倫蔑義也及殺其世子申生而後書以著其不臣不義自殘骨肉為世炯戒江黃杜註江為安陽縣而不註黃按楚地遼闊武王封鬻熊以控制之惟漢陽與中國鄰封諸姬於此諸姬蓋同姓之疏遠而非大賢者故封於此使鬻熊化之江也黃也楚地多以為名此江黃蓋亦初封國時所置雖附庸於楚亦統

攝多小國齊桓故結之以抗楚十月不雨及下年正月四月不雨穀梁以為勤雨有志乎民謂僖公有恤民之心故書之然果能恤民民和而陰陽亦和何至彌月不雨則夫子自以不雨防民而書非美之也凡諸此類前人或從傳或自為之說皆不細繹經文而逞私見者也

惠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周正月夏十一月當雪雨即雪也不雨則無雪而麥病四月夏之二月不雨則無澤而麥苗枯皆異也故書之徐人取舒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四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鳳陽府泗

州北八十里有古徐城相傳為徐偃王築舒杜注舒國廬
江舒縣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舒縣古城是徐戎見於
詩書莊二十六年齊桓伐徐今取舒取其地也舒楚與
國齊方謀楚服江黃徐人乘楚有事而取其地以自益故
書取書人以其與楚皆夷著當時事勢見齊
桓之功所以猶節取之意前人之說皆非也

六月雨

六月夏之四月此時須雨亟矣前三書不雨而此書雨
喜之也此為喜則前書不雨為憂民之志非美僖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杜注齊地在東平須
昌縣北今山東兗州府陽

穀縣北三十里
陽穀故城是也

左傳謀伐楚也愚按會盟春秋所不與也楚無道侵陵中
國齊桓謀伐之慎重而不輕動彼善于此故于會盟江黃
無貶辭惡楚
故恕桓耳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作公子季友涖
公穀作蒞後同

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愚按
陽穀之會魯不與齊桓伐楚之謀已定告于諸侯故魯使
友往涖盟涖臨也齊合諸國謀伐楚盟以相結不言公
使齊之命非公志也然公不亟于謀楚季友成之亦見

楚人伐鄭

左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
祥愚按屢書楚伐鄭以著其強凌見齊桓伐楚之不容已
也

惠三十
一年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

潰遂伐楚次于陘

陘杜注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
陘亭今屬河南許州鄆城縣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愚按列序諸侯之爵予伐楚也蔡服于楚先侵蔡潰而後伐楚兵制之善也書遂明伐楚者桓之專志次陘不輕進書亦善之也是時楚屢伐鄭非齊桓此伐鄭沒于楚則中國將左衽矣夫子所以許管仲之功也

夏許男新臣卒

蓋卒于師也而不書者愚按上書許男同伐楚則卒於伐楚可知書之亦子之也聖人不沒人之片長如此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居勿反完音桓召上照反召陵杜注潁川縣也今鄆城縣東

四十五里有召陵城左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愚按楚無大夫而氏屈完者予其歸義也其曰來盟于師者序桓之績明楚人之服也屈完不辱君命以盟息兵故亦與之或謂桓公責楚以細故不能宥楚又盟後楚復滅莒黃此盟為虛不知楚地廣袤非天子不能削其地黜其爵是時王室衰微既不克命將征討而近在王畿如鄭且數被侵伐桓之伐之亦欲戡其虐中國之志耳責以包茅而彼服罪又願繼好勢不能不罷兵若其背盟侵伐雖君子不必預料其然也即知其然而必求戰戰勝如城濮亦

未必遂挫其威不勝則益肆矣彼既服罪而求盟則許之固桓之近正也安得不與之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公羊濤塗謂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陳人不欲其反亦由其師多暴掠故患之也齊桓不思其故自責而執轅濤塗故人以非之張氏洽曰左氏與公羊所傳袁濤塗之罪大同小異如左氏說則齊師終由陳反但怒濤塗之言耳今案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魯及江黃伐陳則知公羊陷沛澤之說為信所以桓公怒陳之深至于伐而又侵也愚按張說得之但書及者蒙上齊執濤塗之文謂齊人也蓋執其臣而又伐其君言及江黃不言諸侯者服楚之後諸侯兵悉罷去故陳侯亦歸國特其臣留耳江黃未從伐楚齊侯因使同己伐陳魯未與

也故下文書公至自伐楚而不言伐陳若以為書及不書公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魯去江黃遠矣不應諸侯悉罷而獨煩魯兵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至告廟必書常也以其伐楚而書亦與之也吳氏澂曰公與齊桓為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亦通

葬許穆公

許男也而稱公從其臣子赴告之詞非有褒貶也備書其葬亦予之之意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

侵陳

茲公作慈後同

左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杜氏預曰茲叔牙子高氏閔曰書茲帥師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諸國皆貶而稱人則公孫茲與貶可知矣胡氏銓曰濤塗誤軍則罪止濤塗耳何至伐其國哉豈有罪一臣而諸國合攻之也齊桓怒執其臣又伐之侵之甚矣

附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朱子曰若召陵之師類是也齊侯不告天子正楚之罪以為天子令不行也然告雖不行而名義已正不告則為私擅管仲不知其器所以小也伐楚僅邀一盟人多議之然是時天子微弱楚憑陵中夏經疊書楚伐鄭侵伐及畿內則其鴟張何如齊桓知楚强大非可以威服特欲其服不侵擾中國夫子

亦以齊不足以制楚但能止其暴虐亦可節取維世不得已之心耳蔡久服於楚故齊桓先以重兵侵之破蔡使楚震懾此行師先聲奪人之意經書侵者不令楚知之也蔡潰遂伐楚遂之為言乘勢進兵之意而左氏載齊桓怒蔡姬歸蔡侵之似齊桓為蔡而興師蔡潰乃伐楚不特寬齊桓亦晦經文矣次於陘美其遲重及屈完盟予其不窮兵楚子不出但使屈完來盟亦知齊桓但求免侵鄭耳大夫而盟諸侯非禮而此則經無貶詞以楚久不賓服今來服義即與盟得柔遠之義不可以中國大夫盟諸侯例也其

餘正解已詳

惠三十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夫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春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穀梁目晉侯斥殺

惡晉侯也愚按書殺而不去其世子申生無罪也父子天性雖不中不才猶當養之晉侯殺桓莊之族多行不義自戕其子以成大亂故書以為鑒

杞伯姬來朝其子

孫氏復曰伯姬內女來朝其子者以朝禮見魯侯書以交譏之也蘇氏轍曰僖公之母成風在焉則伯姬歸甯禮也諸侯之子代父而朝禮之變也弱而隨其母以朝非禮也吳氏澂曰杞惠公疑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欲託其子于魯也杞伯姬其子皆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公孫茲如牟娶焉禮卿非君命不越境前人謂茲因聘而娶然經不書聘則茲自越境而娶耳故竝其娶不書以著其無禮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首止公穀作首戴

王子帶有寵于惠后王將廢太子鄭而立之齊桓請于王會世子于首止以安之書諸侯之爵予之也定儲貳安天下雖致王世子于會略其小失而予其大勳其先書及以會而後書會王世子范氏甯所謂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是也胡氏安國曰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張氏洽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愚按不言世子者世子非諸侯可得盟而桓當口實未嘗敢盟世子故春秋復言諸侯盟于首止以美之桓公之事無善于此者矣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胡氏安國曰逃者匹夫之事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人臣以引君當道安社稷為忠義王徇惠后私意將廢太子非義也齊桓定世子安王室人臣匡弼之正王亂命而鄭從之故書逃以賤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杜注弦國在弋陽縣東南今河南汝甯府光州西南有弦城湖廣黃州府

蕪水縣有軹縣故城皆魏晉時弋陽郡境張氏洽曰楚受盟于召陵至此因王間鄭而滅弦書人罪之也弦子書奔不服于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為尚可望以興復其國故不絕也愚按左傳江黃道栢方睦于齊皆弦姻也楚滅弦而齊不能救書亦以病齊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書人惡晉也虞爲諸侯非晉所得執書執虞公賤之也以國君而晉人執之若執匹夫然惡之甚也不書滅虞惡其愚貪自取執則辱之甚於滅也晉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則不以滅告諸侯而春秋不以其僞掩真也故人之

附解前虞師晉師滅下陽晉始見於經今書殺世子左氏曰晉人來告然前此晉豈竟不告而今始以殺其子告乎蓋夫子惡晉於其殺世子而書以戒將來也人倫莫大於君父臣子固當忠孝而君父亦豈可不自正以爲則乎子曰苟正其身矣於正人乎何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何嘗謂爲君爲父便可侈然自肆晉曲沃弑君篡國兼併弱小虢王季之穆也而滅之桓莊一

本之親也而滅之其天良漸滅已非一朝寵驪姬殺申生以致大亂雖人爲之豈非天意降罰乎世儒諱言禍福因禍福之應遲速不測且恐導人趨利避禍當爲不爲故不言禍福然天人相應之機不可誣也天止一理順理而天眷之逆理而天禍之天非有心善惡之氣相感而然夫子言因材而篤裁者培傾者覆其義如此其或善未必福惡未必禍者善而有惡惡而有善是以遲速大小之應不同抑先世所培厚薄有異而天理則無毫髮差也義文周孔以吉凶悔吝教人使人知禍福生於善惡早去惡遷善人

情卽不求福豈願求禍然禍福由於善惡善惡分於理欲以禍福教人實以天理教人耳先儒何拘滯哉晉篡弒得國多行不義至獻公而自戕其子固理之宜論者見其後文襄繼世常爲盟主似不可解不知乃天眷文武藉晉以延周祚亦唐叔遺畱有未艾者也周家忠厚開基有天下不以自私而封建諸侯使之世守但總其禮樂征伐之權蓋第求民生可安不爲子孫長久之計非後世私利之心所得而同也然尾大不掉久必擅權亦理勢之自然東遷衰亂益以外裔多患如秦楚其大者天不忍使文武之德

倏忽銷亡卽不得不就當時情勢使晉衛周故殺函之役柩有聲如牛豈文公之靈乃文武之靈也三晉分而秦始大周澤旣微唐叔之遺亦盡秦始皇暫一海內豈天縱強暴以禍世哉以善惡之定理揆天子奪之心所以百世而可知非外理言禍福也秦以詐力滅六國不旋踵而亂亡三代下如此者不勝屈指姑略言之漢高明祖由布衣而興辛苦備嘗宜知天理矣而藉功臣以興卽屠戮功臣呂后僭亂人彘慘傷燕棣不臣叔姪爭篡武氏之禍由於太宗刃同氣納弟妻太蔑人倫也德昭不嗣由於篡奪欺寡婦

春禾性角卷三
一
蔑孤兒大傷忠義也若曹操倖保首領而不妻其姬馬據其槽國祚僅三十年何如守臣節匡漢室之不朽典午襲曹故智而爲公爲私王穎王罔愚悖生於繼世徒慨爲青衣索馬牛之可羞隋文混一疆圉勤政求安謂前朝天子嫡庶相爭已爲獨孤皇后脈生二兒可以無患矣然楊廣凶惡乃賊父兄何得禍之慘如是哉受子壻託孤之命而奪其女孫之位不仁不義天未嘗以外戚爲非人倫中人也是故世變萬端天止一理夫子言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於餘慶餘殃又痛切言之孰謂言

禍福非學聖之要乎夫爲善不求福去惡不爲禍孔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常人求福而知爲善畏禍而不爲惡此一念聖狂之幾因而導之擴充恆久將不爲福而亦善不爲禍而亦去惡夫子言魯男子善學柳下惠曰勉強之久歸於自然卽此義也春秋一書褒貶是非以教萬世不言禍福而專言是非人何以敬畏而屏惡感悟而行善耶愚故特贅言之

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杜注鄭新密滎陽密

縣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

左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首止定王室而鄭從王亂命逃歸齊固不知其由王命也合諸侯伐之仗義執言故書爵以美之王氏樵曰伐不服故圍新城然圍而不舉見桓公以德綏鄭志不在于為暴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楚書人貶也書遂美其救之速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惠三十
四年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左傳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以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愚按鄭固可伐矣第齊方合諸侯以伐之閱時而又自伐之嫌其汲汲以力服人故人之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婁子杜注以為邾黎來然小邾非邾也邾別一國小邾則附庸于魯者前人混

而為一非是

小邾本鄒附庸于魯後漸盛受王命為小邾子來朝無貶辭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稱國以殺由侯有自取之咎也稱大夫刺鄭伯也已不義而咎

臣且殺之失君道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母音某又

音無穀作甯母音同甯母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有穀城鎮

地也

左傳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禮不易無人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曰若緩之以德加之命其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

御案

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聞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陳鄭二國皆新被侵伐陳欲渝盟而未敢渝始勉強以應鄭欲與盟而未得與猶趨起不前故君皆不行而止遣世子也愚按齊侯不遽以力脅鄭而修禮諸侯又不納子華之請可謂正矣故經書爵以予之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修好也時齊桓方以靖亂為事公不朝而命卿修好亦禮也

冬葬曹昭公

春秋左傳卷三

僖公

七

附解小邾大邾愚於孟子鄒與魯闕章已詳辨之至郟別爲一國鄭伯及申侯皆不明大義而鄭伯尤非齊率諸侯以伐楚經由鄭國若諸侯擾鄭當言於齊侯否或告鄭伯以語齊齊桓管仲非不可與言者師行擾民或未知之語之宜無不聽而乃以詭道行之非也然其意主於爲國省費非自爲計鄭伯受王命逃歸致齊來伐非但因申侯之詭而然乃殺之以說於齊其無義已甚然申侯亦有自取之道焉人臣事君効忠原弗避難但委贄之始必先審量而行聖人豈不忠愛然不可則止誠以不能行道而徒苟祿

不爲也若本無可行之道特爲貧而仕則抱關擊柝委吏乘田聖賢固有成規常人以祿位爲榮苟且進身及遇危難又全身遠害則非人類此意豈流俗所知申侯貪利倖免於楚終戮於鄭祇是以仕進爲榮而已然鄭伯枉殺豈人君之道故夫子書殺其大夫以惡之兒子椅文問曰凡仕進必如孔孟而後可乎曰不然也古今勢異春秋人臣各仕於其國戰國則多越境然皆諸侯之臣也若仕於天子則止畿甸卿大夫士後世統於一尊薄海皆爲臣妾卽不仕進亦踐土食茅受朝廷豢養之恩安可不視君如事

父母第有位與無位較異如昇平之世則皇皇求達固臣子之分如值衰亂則默默全身亦非遂忘忠愛之心國恩不可不報也而無益於君徒殞其身聖人亦不為也特別事二姓則斷不可君親一也臣無二君子無二父第情事不同則進退存亡不失其正非素無至性而能不失其正者故誠身要焉

惠三十
五年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

于洮陳世子欵下公有鄭世子華洮杜注曹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

左傳惠王崩襄王慮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氏樵疑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恐秘不發喪難于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秘喪為欺吳氏澂曰此時王雖未崩或有疾襄王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故遣下士告難于齊桓公于是合諸侯以謀之吳氏之說是也左氏誤記不可從會于洮而後襄王之位定王人序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鄭伯乞盟

吳氏澂曰鄭伯徇惠王而逃盟齊桓再會諸侯以定世子又不許子華之請始悔前非而乞盟乞盟則必與于盟矣而不列序別書乞盟所以醜鄭伯而子齊桓也

夏狄伐晉

晉大國也恃強而不與于齊桓之會且寵嬖亂嫡狄得侮而伐之書以見其自取也

春秋左傳卷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周七月夏之五月禘夏祭也太廟周公廟成王賜魯季夏六月禘于太廟雜用前代天子禮樂後世遂僭及羣廟今公益合祭羣公夫人而移於七月子故書其變禮用致夫人釋七月禘太廟之故言於七月用此禮致夫人也不書氏某不勝書詳見附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趙氏匡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則左氏不足憑也張氏治曰不書葬魯不

附解公羊以夫人爲姜氏何休云僖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

媵齊先致其女魯僖公使用爲嫡穀梁則以爲致成風蓋皆謂告廟立爲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耐於姑則弗致三傳各爲一說按公羊云公取楚女者無考穀梁云致成風尤非成風卽莊公妾然僖公旣立而尊其母爲夫人亦天理人情之正所謂母以子貴也左氏云哀姜姜之無道固宜不得入廟然子無絕母之義夫子於其薨於其喪至貶之於其葬也書葬我小君哀姜所以全公之子道亦以明子不可絕母也且姜卒於元年今八年矣而始致之乎是三傳皆

非先儒亦多不得其解則以魯之禘祭及周用夏令未通其義故也周雖以子月爲歲首紀年而民事則仍用夏時周官有歲正月吉歲正卽夏令寅月月吉周正子也諸經惟春秋紀年從周正其他或言夏正或言周正不一前人遂增炫惑此書七月夏之五月也禘有二大禘合祭羣廟之主於始祖廟竝祀始祖所自出之帝惟天子得以行之本禘祭而名曰禘大傳曰不王不禘以天子功德配天乃得行之也其四時之祭夏亦曰禘以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上帝長養之功於夏而盛故祭亦曰禘魯之僭禘

非同天子也成王以周公成文武之德己不敢以尋常人臣例之故封伯禽使每歲季夏六月祀周公廟竝祀周公所自出大傳所謂諸侯及其太祖者也其用天子禮樂亦前代天子非周天子閒有用天子者皆降其等非竟同一致明堂位所載分明具在而先儒乃未之察六月周六月實夏之四月成王尊周公酌定之禮權而不失其正豈成王妄賜而伯禽亦妄受之哉魯之子孫以其禮文特盛後凡羣廟皆用之而遞增文飾至三家陪臣亦八佾歌雍然其始祀周公亦止六佾徹不以雍文宣以後乃妄行之非

春和堂角卷三
三十一
僖公時已然茲之禘於太廟襲魯舊制竝非特創所異者
致夫人耳夫人羣公之夫人非三傳所謂成風哀姜齊女
也公意以羣公皆合祭於太廟而夫人不之及故用此時
致羣夫人而祀之周公制禘祭使子孫五年一同祭太廟
原以象生時合家歡聚之意五廟昭穆皆有夫人則亦皆
可合祭而周公制禮有男無女以男先於女故略之也僖
公以意創爲此禮而移其時於七月不敢同尋常六月之
禘祭夫子書禘於太廟釋之曰用致夫人誌禮之變亦未
嘗遂以爲非也小戴雜記載孟獻子之言謂七月可以有

事於祖豈僖公此禮後遂相沿獻子習見之而因言凡七
月皆可合祭祖考歟禘禮卽禘禮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
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夫本不得合祭因有大事請
於君君許之亦得祫祭及其高祖獻子蓋嘗爲之又曾言
可以有事于祖故記者謂七月而禘獻子爲之然僖公已
七月而禘不自獻子始也凡書籍記前代事不盡確當以
孔孟爲主始無差謬說經者不可不慎

襄王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穀作三月御
公穀作禦說作悅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止杜注

陳畱外黃縣有葵止釋例曰宋地也今在考城縣東三十里屬河南開封府

襄王已立而叔帶尚有睥睨之心故齊桓復合諸侯于葵止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本桓公致宰孔子會而經以宰孔子會為文者孫氏復謂不與桓以諸侯致天子三公也孟子曰葵止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明王禁五然則此會翼戴天子申禁諸侯蓋會之美者故列序爵以予之公穀云宋子會非是然齊桓靖王室王使宰孔錫命臨之以王命安可不與會君父一也尊君則父母亦降其等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蓋公女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公穀皆曰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也且從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止

胡氏安國曰會盟同地而再言葵止美之也愚按盟非春秋所貴也而以翼戴天子為盟則可貴觀孟子所言桓公之功于斯為盛前人據左氏公羊謂桓公之志已矜然經無明文當缺之可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作甲戌詭左作侂

杜氏預曰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作弒

左傳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如何

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
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
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
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愚按奚齊不稱君先
儒從穀梁謂國人不以為君獨其君意立之耳然卓子亦
非正而書君者則未葬稱子之說信矣第以其非正故不
但曰子而曰君之子以
著獻公寵嬖立庶之咎

附解五霸之名不一六經無明文孟子稱五霸桓公爲盛則
自以春秋五霸爲是夫子稱齊桓正而不譎又取管仲之
仁以其能維周室禁約諸侯此經所書會首止盟葵丘卽
其事也至戰國時人競尙霸功以富强爲事全不知仁義
故孟子斥之其因時救民之心則一也愚於論孟恆解已

詳不贅夫人才難得隨其身之所值而皆可以維持世教
此惟聖賢能之其次則不必有全材能建功立業不忘忠
孝亦名教所不可少春秋之時大都以强凌弱以眾暴寡
圖自富强若窺覬神器公然干犯等事甚少故齊桓創霸
而天下翕從若戰國則秦已鴟張目中久無共主知此乃
知孔孟之意人祇知孟子卑管仲而不察孔子所以錄桓
文故附論之晉未通中國與會盟今詭諸卒里克弑始備
書之蓋彰其亂亡之事以戒不德非徒仍史舊文而已

襄王三年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諸侯朝聘有常期而春秋以勢交則不盡然但以禮以情
聖人亦節取之矣齊桓方睦諸侯齊魯相親何貶前人之
泥說太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傳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
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杜氏預曰蘇子周司寇蘇
公之後國于溫愚按蘇子固有自取之道而狄滅王畿之
國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救是聖人所悼歎也故詳書之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左傳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
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
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為也荀息有焉司馬氏光曰獻公溺于嬖寵廢長立少

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
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
可救于已沒之後也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以為褒
也愚按里克于獻公將立奚齊之時不能竭力匡正乃蓄
怨而殺其子以為忠于大子非春秋所取也奚齊在喪次
稱子卓子已立則克之君故書弑以正其罪荀息不能以
義匡君徇私意而立嬖寵又以身徇故書及以著其立寵
嬖之失亦不沒其死難之微長雖與孔父仇牧書法似而
用意不同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杜注山戎
山戎邇于燕齊嘗為燕伐之來獻捷戎蓋不服故茲
又伐之以其攘外故書爵書伐無貶辭亦節予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
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

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胡氏安國曰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辭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愚按惠公初非以里克為賊而討之也特慮其又將圖己是以書大夫書殺與專殺大夫者同辭前既書弑君以正其罪此又著惠公之非得失不相掩所以為聖人之筆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于付反雪公作雹

周十月夏之八月非雨雪之時大雪故以異書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浦悲反

襄王三年

案左氏平鄭言于秦伯請出晉君則鄭不為無罪而書殺不去其官者惠公之入以汾陽負葵之田賂里克平鄭是不以正矣既又背賂而殺里克平鄭是以怨懼公竝殺鄭則是始終皆私利悖義之行故書與專殺大夫者同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聲姜也或謂齊桓之女則歸甯可也歸甯于會不可公會齊侯而挈夫人以行公之失也齊侯許之亦非也汪氏克寬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爾魯頌稱聲姜為令妻則必無文姜之行愚按或桓女弟或桓女姻親相見亦人情但男女宜別故夫子必謹書之耳

秋八月大雩

旱而祭曰雩書大雩著其旱也吳氏澂以諸侯旱而雩為禮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不然詳見附解

冬楚人伐黃

左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愚按伐非諸侯所得專也况楚平斥書人而曰伐著其憑陵中夏之罪也

附解春秋本魯史故魯事頗詳他國則否以或赴或不赴不能盡悉也今以全書考之多有三傳所詳而經不書者如晉自隱桓以來皆不書其事至晉獻殺申生始書之竝詳書其亂非所以示戒歟里克傳申生曾諫以盡孝非毫不知禮人因獻公枉殺申生含忿殺奚齊卓子則不明大義任意妄爲矣又不卽請於秦立文公與平鄭貪賂而立惠公遂致殺身夫子權衡其得失而書之蓋人臣忠於所事必當慎之於初非其人而相之不可得其人而不相信亦

不可苟畱輔導世子如申生輩可謂賢矣而上有昏主下有讒邪則必思所以善全之道求全而不能則去之亦導太子去之可以不死而死申生之共也然不免陷親於不義也里克昧此又貪賂而立昏庸何怪身名俱敗平鄭之責輕於里克特因太子冤死不欲事驪姬之子亦爲公憤而貪賂立夷吾則大非矣凡忠孝節義之人必先無貪財好色苟且冒昧之弊而後能之聖人卽里克平鄭以垂戒其文約而其義精不可不細參之至晉惠惡不勝書其殺里克平鄭尤無良之甚者文種韓信等所遭皆此類夫擇

主而事不貪榮祿世固少此全材矣其有貧賤而干祿位
懷才而欲有為者人主必思善全之敬大臣體羣臣君上
以恩義何患人不致身哉故夫子詳書以戒吳草廬以大
雩祭上帝為非禮似是而非自天子至庶人尊卑異則禮
秩殊固不易之禮而水旱之災則天子庶人皆同一悚救
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聖人制禮不以其分卑而不救護
也况早曠民生受困天子諸侯為民請禱而有雩禮雲漢
之詩屢呼天帝以其事非帝命不可挽豈如尋常報享之
祭各有專屬不可僭乎天人一理故天人一氣儒者每歧

視三才於是事天立命裁成輔相之義都不明白安得不
辨之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亦不勝書書滅江黃可見其概
非江黃乃書他國不必書也

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杜氏預曰不
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江黃近楚從齊楚惡而滅之斥書楚人惡其橫暴也齊不
能救黃以黃邇楚而遠于齊是以不及救也穀梁非是詳
見附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附解周之立國與後世異封建井田在中原僅今北五省地
武王封鬻熊於楚控制東南惟附內之地以封諸姬然生
齒日繁人心風俗日變東南諸國多不賓服故宣王中興
江漢常武命將親征始克平定周室衰而楚滋大盡南土
而雄長之遂盡滅諸姬諸姬之滅其事無考入春秋而始
則書荆繼乃書楚著楚之日強也既書伐鄭又書伐江漢
著其憑陵中夏也齊桓以爭得國管仲器小之材未能正

身起化一志匡周雖糾合諸侯禁其侵暴而楚地僻遠勢
又方強伐江滅黃齊安能越國鄙遠而遏之故夫子所書
亦祇惡楚而未嘗刺齊以情事本可原也聖人褒貶善惡
不外人情先儒每咎齊不救江黃已為拘隘至穀梁謂桓
公不聽管仲之言管仲死楚伐江滅黃公不能救此年之
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
饗管仲仲何嘗死耶竟似不見國史者其妄如此又安能
論世知人

襄王

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狄類至多，餘亘西北以地輿考之。今山西直隸地多為狄，有故常擾中國。去年春，左氏曰：諸侯城衛，楚北之郭懼狄難也。則齊桓非不救衛，今狄侵衛，書侵以衛有備也。書以誌狄之橫，前人必以為咎，桓非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杜注：衛地，東郡濮陽縣。

東南有鹹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

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按王子帶召戎以伐王城，秦晉伐戎，子帶奔齊。齊侯平戎于王，謂為王卻戎師也。狄為戎難，狄人助戎也。會鹹謀戍周，杞亦以備戎也。時戎狄合兵，侵擾諸國，可知勤王恤小禮也。故皆書爵以予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聘齊也。

附解六合之大中國，僅如彈丸。因中夏經羣聖迭興，制作明備，遂為勝地。其實外域種類實繁，古今地志往往不清。今盛世中外一家，履其地考其實，乃知前代書籍往往舛誤。東遷王室在今河南洛陽，衛淇縣，邢邢臺縣，去戎狄遠甚。而春秋狄乃屢至者，周召公封燕，近狄；唐叔封晉，近戎。春秋戎狄寢強，今直隸山西古燕晉之地，皆為戎狄所據，故入

中國易也齊桓之世山戎北狄淮夷俱盛楚更為強其中國諸侯相侵暴者頗希齊桓糾合諸侯使相親睦而伐楚伐山戎救邢衛今又平戎於王城杞備淮夷皆切切為攘外計夫子所以言糾合諸侯不以兵車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也山戎北狄中國不得其詳概以戎狄呼之而實西北遼闊不下千百國今皆來享來王同沾化雨非前世可例春秋時則與中夏密邇非齊桓則周室雖安諸侯亦必多罹害夫子故不沒其功宋儒傲於西夏金遼解春秋深斥外夷不足以發明聖人之意毋為所拘也

襄六年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杜注杞邑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縣薛瓚曰春秋緣陵也故城在樂昌縣東南七十

里今屬山東青州府

左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關也愚按有關謂諸侯有散去者穀梁因謂齊桓德衰諸侯不終其事不如此城邢城夷儀然使諸侯果有關則必詳書其人以其無有散去者今不詳書者蒙上會鹹之諸侯而言可見其無闕矣其曰城緣陵而不曰城杞緣陵杞地故不書其遷杞而但書城緣陵以緣陵杞地人所知也書諸侯城予其恤患而不以擅城累諸侯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似綾反穀作縉後同鄆杜注瑯瑯

鄆縣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有鄆城

春秋左傳卷三 僖公

三十一

左傳鄆季姬來甯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後使鄆子來朝愚按公怒而止姬姬蓋私約鄆子至防告之故使來朝詳書以譏魯之無禮于季姬無責也公羊乃云使來請己何休謂請己為夫人何其謬妄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杜注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今沙鹿山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四

十五里其西有沙鹿城

左傳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穀梁林屬于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愚按外異不書此何以書朱子曰山崩川溢災異之大者故書之也

狄侵鄭

齊合諸侯戍周而狄屢犯畿內之國書以志其暴

冬蔡侯肸卒

肸許乙反

赴不以日月聖人因其舊而書之

附解聖人褒貶至中至正故游夏不能贊一詞城邢城楚北書法不同義已見本事若茲之城緣陵則與書城邢同與書城楚北異何者城杞備淮夷也杞禹後為淮夷所擾齊合諸侯遷而城之有何不合其遷也蓋即遷緣陵也蒙上會鹹故不再列序諸侯然書諸侯城則予諸侯也非如城楚北不書諸侯而書如魯自城之也諸侯固不宜擅遷人國而因外患遷之已亦樂遷則聖人何弗予之雖不告天子非人臣之義然是時天子無權列國相侵外夷作難天

春秋左傳卷三
子尚需諸侯戍周則亦何必定以不告罪之不察當時情
事徒覺責人無已矣僖公怒鄆子不朝因季姬歸甯而止
姬無禮之大者姬爲公所止陰使人私告鄆子來魯至防
而姬出見之告以公意使其來朝夫子備書罪公之至防
魯地若非季姬私約鄆子何以至此書遇於防若不期而
會者憫姬受無禮之辱書使鄆子來朝見公強人敬己之
謬鄆子來朝久而季姬始歸亦書之以罪公而公羊乃謂
季姬使來請己何休遂斥季姬與禽獸無異安有此國君
女與他國之君相聞而自出面求婚者何休狂悖相傳胡

傳亦從之豈不可笑可恨晉惠不道自當滅亡書沙鹿崩
以見人君不德山川爲之不甯可以戒也狄侵鄭前人罪
齊桓不救然曰侵也蓋潛師襲之不久而去鄭不告何以
救之若此類皆不諳情事徒執己見者

襄七年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周官諸侯歲相問世相朝春秋多事不能盡然春秋書相
朝亦不盡爲譏刺齊魯接壤且婚媾今公如齊值桓公恤
隣時非
有譏也

楚人伐徐

徐戎在淮泗之間與齊魯近楚越國而伐之欲擾東諸侯也故書人以惡之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北

牡北杜注地名關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北或云即春秋會盟處

左傳盟于牡北尋葵北之盟且救徐也楚地極於東南由南土伐徐亦便徐方服于齊魯徐亡則東方擾故齊桓合諸侯謀救徐而盟者恐諸侯以為齊特自為也而實不然故列序爵無貶詞

遂次于匡

匡杜注衛地在陳畱長垣縣西南後漢志長垣縣有匡城今屬直隸大名府

書遂非譏其救患不力也楚强大其伐徐蓋第使臣下帥師諸侯謀亦命大夫帥師救之次于匡以待之慎重之道宜爾夫子故詳書之無貶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帥公作率後同

左傳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前人譏諸侯不行而僅使大夫將然果命將得人亦未必無功故聖人書救無貶辭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杜注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四十里有厲

山厲鄉在山下

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愚按亦命將伐之故書師伐厲以救徐故書伐無貶辭

八月螽

蝻公作

穀梁螽蝻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愚按為災故書何休云公出煩擾之所生迂謬矣

九月公至自會

公未親救徐故以會至

季姬歸于鄆

鄆子既朝乃歸季姬故書曰歸于鄆以病僖公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愚按無駭卒公命以字為展氏則展氏本公族大夫三廟夷伯無考蓋展氏禰廟耳夷伯其名晦晦日隱慝人所不見之惡人相應理不容誣經書震廟惟此而左氏發明其意以戒肆惡而欺人者不可欺天也

冬宋人伐曹

左傳討舊怨也宋襄初立而即背盟修怨故書人以惡之

楚人敗徐于婁林

敗必邁反婁林杜注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今在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然楚春伐徐諸侯救之九月公至是諸侯秋方散楚蓋未得逞也至冬乃乘虛敗徐夫子書以見楚之暴而上文書會盟救徐非譏亦明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伐晉不書書晉侯非予之也明背施幸災者晉侯欲戰者亦晉侯書獲晉侯以賤之也罪晉故略秦其事則左氏詳之矣

附解周制諸侯朝於天子述職也而亦時有朝覲之禮詩記湛露彤弓等可見一斑昔人拘周官所載必五年一朝殊

春秋多事列國相朝聘不可以是拘而解經者斤斤周禮然聖人則未嘗必以相朝爲非特必得其正耳徐有南徐北徐而在春秋則徐地頗遼與淮夷雜處界東南之間楚地自今兩湖兩廣以至江南皆是由江南至徐非遠春秋時楚都在今湖北界而遠伐徐其爲命將擾東方明矣齊桓以徐方服從固不可不救且楚得徐則東方亦擾故合諸侯謀救徐夫子詳書無貶詞而前人謂諸侯心不一故盟與次匡使大夫帥師皆爲示譏非也震夷伯之廟愚正

解已詳而世儒言雷無殺人之理蓋沿張子橫渠之說然張子實誤不可從也天道高遠鬼神恍惚而高遠者實卑近恍惚者實確實蓋天地人神止此一理則亦止此一氣相通理宰乎氣氣載乎理理氣之靈其名曰神人所以生者神氣而天地亦止此神氣雷氣也有神憑之夫子迅雷風烈必變不但以爲氣而已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日月星辰天之神光風雲雷雨天之真氣山崩川竭形之變也日食雷震氣之變也氣著於形神實司之焉左氏以爲展氏有隱慝其理自是人心之隱微不可測也而天地神

明知之大學中庸言慎獨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相在屋漏爲言蓋畏天命而後能謹危微若以天爲高遠神明爲恍惚則任心悖理何所不至崇德者必修慝惡之匿於心者人不能知故天必罰之以彰其惡聖人德合天地亦祇是此心此理與天同非別有神術以賞善罰惡之理爲妄則必任其邪心妄想以行而非理求福禍且隨之皆由不知天人止此一理反以正理爲荒誕耳夫子言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則至恍惚矣而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又何等確實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天命之理主宰於

無聲無臭而散著於日用事爲君子謹一念之動以暨於念念惕一事之非以暨於事事臨保帝謂無時或忘所以修慝卽所以崇德是故天不在蒼蒼之表而在耳目之前神不在冥冥之中而在方寸之地也聖人與天合德卽與鬼神合其吉凶震之大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者自省其愆修省者益懋其德而張子僅以爲天地之氣而已其未達於天命之源乎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公作實

襄王六年

鷓鴣五歷反穀作鷓過古禾反

左傳春隕石子宋隕星也謂星隕而為石石固星之體而亦不盡然也或風飛石而他墜亦常有之鳥順風而行退飛則逆矣何尚能飛皆異也故書之隕石在戊申而六鷓退飛則一月常有五六其數也聖人不語怪非謂怪之必無以人事反常而後有怪欲人修其常不必惑于怪也此二事似怪而實常何也宋襄不義思逞動靜無常感召物異聖人故書以垂訓若使宋襄懼而修省則不必有其應也詳見附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御案季友討逆定亂功在公室書公子而且名字雙舉公穀以為賢之是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諸侯之女嫁為諸侯夫人者有大功之服其卒必赴則史書之然聖人或書或不書必有故鄆小國耳以前公止季

姬事觀之則季姬不見禮於公可知於其卒而子書之憫姬賢姬以為勢利待女者戒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公作慈

杜氏預曰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愚按大夫生而賜族非周禮之舊公子季友以大義討慶父叔牙而立其後魯公以季友有勳生而賜族猶可言也並賜孟叔以族則非經書公子季友褒其人而不沒其賜族之實書公孫茲則有微詞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

于淮

淮杜注臨淮郡左右

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止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愚案鄆為淮夷所病故齊合諸侯以謀之是時管仲已卒而齊侯猶合諸侯恤患即其事不終聖人猶予之故列序爵無貶詞至許以男而先

于邢曹邢以侯而後于鄭許則齊桓斷序聖人因而不改以見當時班爵之制已紊矣

附解邵子於八卦外別創八卦之名曰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蓋以水火土石之象上爲日月星辰也而既知其然又何必別爲八項且聖人作八卦非臆造也世運漸開河出圖洛出書顯露機緘伏羲知天心欲闡道矣乃則圖書而立卦象天地萬物之蘊包孕無窮豈可別創爲之至星隕爲石偶亦有之然亦不盡然前人拘邵子之義謂此隕石卽隕星誤也莊子曰鳥日在風中而不知其爲風與之相忘也鳥必藉風而行風之順逆隨時各異其方鳥卑飛則所

之猶可自如若高飛則風力大而鳥力微必不能逆風而行鷁水鳥耳飛過宋都則頗高何以能退飛且僅退飛過宋都殊爲可異石靜物而不安於靜妄動反墜鳥動物而不善其動欲進反退是宋襄公動靜無常之象也夫子書之豈無意乎季友有功於魯夫子書氏書族自是賢之左氏云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事之者敬之也而毛氏謂季友通於成風何狂悖若是鄒季姬卒謂赴之故書然內女之赴者多矣何以或不書則夫子必有義也鄒小國而與魯婚季姬歸甯公怒其夫不

朝止之次年然後使歸鄆夫子不書鄆子來朝而但書季
姬使鄆子來朝季姬歸於鄆今又書鄆季姬卒蓋深刺公
無恤小之義而妄自尊大也觀是年齊侯合諸侯於淮謀
鄆則鄆平日受淮夷之患不知何等杌隉世人炎涼之見
卽家人婦子往往以富貴貧賤取人如蘇季妻嫂之事古
今常有嫁女擇婿尤多以勢要爲先卽鄆季姬可以觀矣
會於淮謀城鄆因役人爲邪說不果論者遂以爲齊侯德
衰然其事固不失救患恤鄰也故夫子取之役人登北而
呼卽篝火狐鳴之術所由徧凡無知小民或因私忿私嫌

造爲異說在上者不察爲所惑亂其害不小最當戒之其
造爲異說也亦不必在上者果有失德勿一概而論

襄五年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杜注楚與國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西有英氏城接英山縣界

左傳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徐爲楚辱齊侯無如楚何而爲徐伐英氏英氏楚與國也無損于楚而遷怒興師故稱人張氏洽曰英氏皋陶後也

夏滅項

項杜注項國汝陰項縣今河南開封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故項城是也

孰滅之魯滅之也左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蓋魯臣不由公命滅項不書公本非公意不書其人不予臣下得私取人國也胡氏謂季孫所爲

御案

是時季友已卒子無佚不見于經是未爲卿滅項之季孫

何人耶公穀以為為齊桓諱者亦非擅滅人國聖人何私于桓而諱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皮彥反卞杜注魯國卞縣今故卞城在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

里十

夫人齊女也毛氏謂上連滅項下接書公至自會蓋夫人請于齊而釋公故公至告廟其言可從

九月公至自會

至自會謂淮之會也左傳謂公未歸而滅項齊人以為討止公夫子書公至自會則滅項非公意可知而齊人之止公非也不書止公諱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

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附解經傳相參乃可定夫子作春秋意傳有而經無者以經定經經傳俱有者則參觀而詳考以明之滅項左傳明言魯取而公羊以為齊非也齊人以滅項止公經不書為內諱也而接書公至自會如何而釋公左傳未言經書夫人會齊侯於卞則夫人為公請言滅項非公意故齊即釋公而接書公至自會至必告廟書至如常詞則止公不久可

知夫子以其止而旋釋改過之速故亦不書其止公也毛西河說春秋多謬而此事則可從故特著之

襄三十年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公下公羊有會字

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按齊桓夫人皆無子餘庶出則皆可立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公以為太子則昭立正矣易牙貂私立無虧宋公伐之固宜故宋書爵衛邾君未親行書人不書納子昭者以五公子皆求立非抗子昭也

夏師救齊

魯邇于齊蓋素知桓公立子昭事聞齊亂而命人帥師往定之因羣公子私相爭立無遂成君者又子昭已出故無

交兵事救者救齊亂也以其得恤隣救患之義故書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甌杜注齊地在今濟南府歷城縣界

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甌立孝公而還無虧三月已死而四公子之徒猶爭立抗宋師故宋戰而敗之易牙寺貂之徒不足書名故書師齊人書師則宋不得不稱師書宋及齊師戰而敗之見宋立昭之難著齊之亂以見桓公不能預遠小人以正其家非有惡于宋也

狄救齊

狄人蓋嘗受齊桓之惠且知立子昭事故亦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書葬之緩見齊亂之久也杜氏言八月無丁亥存參經於齊桓糾合每節取之於其卒而國亂乃詳書宋公定齊亂

之事以見其無修齊之道為後世戒論語
仁管仲歎器小得失不相掩之義亦明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始

左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
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眾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
還邢嘗困于狄今與狄平而共伐衛合外夷以伐同姓聖
人所深惡也書邢人狄人齒邢于狄人者賤之之詞而穀
梁以為進之非也

附解周制重嫡子嫡子卒而有孫則立孫檀弓公儀仲子舍
孫立子孔子非之蓋從周制若無嫡立長僅見於叔孫之
言然又曰年鈞則賢義鈞則卜則雖宜立長而長或不賢
自必擇其賢者否則卜之且國統於君家統於父天地之

大義也君父所命子必遵之伯夷讓國於叔齊即是斯義
周家諸侯世及其立為世子固聽於其父特立後則必告
於王以明嗣守之重春秋此禮久廢不可獨以責齊桓矣
左氏云公夫人三皆無子好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不
別尊卑概曰夫人名分何以正而家政何以修此齊桓之
非即管仲器小之故也因平日本無尊卑故桓公立孝公
而無虧等樹黨覬覦不已又有豎刁易牙等為之謀主其
勢日盛其計日深當桓公在子昭固已岌岌有難保之勢
屬孝公於宋襄已不能正其家而外託諸人桓公可笑管

仲之才安在自來君父昧脩身齊家之道以致小人女子表裏爲奸弗慎於始迨其勢已成則智力亦無所施固不止齊桓管仲也桓公甫卒豎刁易牙卽殺羣吏而立無虧故太子昭奔宋然無虧雖立羣公子猶不服互相爭鬪則無虧未遽南面而蒞羣臣也據經文桓公以十七年十二月乙亥卒而左氏云十月乙亥卒十二月乙亥赴故經書如此然又云辛巳夜殯則是死六七十日乃殯又乘夜而殯其亂未定可知次年三月齊人卽殺無虧殺之者誰耶左氏不記其人而云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

與宋人戰則殺無虧者爲羣臣蓋欲立孝公故殺無虧也奈四公子之徒猶不服不能遂迎孝公立之故曰不勝四公子之徒其曰與宋人戰者四公子之徒也左氏文意簡約最易誤認時宋師已至齊而四公子猶爭立可見自桓公卒至次夏五月亂猶未定也故經書宋公以諸侯伐齊蓋因齊亂帥師往定之下書及齊師戰齊師敗績乃其定亂之實齊師者何四公子之徒也因羣公子求立爭亂未已非已立君而外拒子昭故不書納子昭且納者不受而強入之詞齊尙無君子昭非不當立經書宋及齊師戰而

春秋左傳卷三
不書宋公者蓋第使將帥師與四公子之徒戰公未入齊國耳而前人謂子昭非太子無嫡立長無虧當立則左氏屬孝公於宋公立以爲太子者非子昭乎又以書魯與狄救齊爲救無虧豈知齊桓立子昭爲太子魯狄近齊皆知其事故聞羣公子爭立子昭出奔而帥師往觀虛實乎使子昭竟不立則必與爭立者戰今但帥師往齊而無戰鬥之事以子昭奔宋宋公已挾之伐齊不煩魯與狄助戰也迨宋師敗四公子之徒而立子昭魯狄之師遂還以昭公已立可無事也若如舊說魯狄救無虧則齊人殺無虧必

不忿而與之戰或子昭不當立亦必有爭戰事而俱不然故知其非爲無虧也夫子書救特以其得恤患之意云爾而不以子昭爲不當立義亦可見五霸之事孔門所不屑道而夫子曰糾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孟子雖卑管仲而亦曰五霸桓公爲盛皆取其匡周室之功耳而其所以不可爲法則卽家人婦子之間已可概見夫子於齊桓卒後詳悉書之所以著其無正身齊家之學身沒而國亂爲後世戒至深切也

襄三十一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傳宋人執滕宣公而不言何事公穀無傳不知其事何以知夫子書法闕疑可也前人紛紛之說皆臆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公羊作宋人

宋欲合諸侯以圖伯親至曹地曹蓋未心服也二國書人豈其臣下歟宋書爵著其不自脩而徒強服人之非邾曹皆以臣下與盟而宋獨惡曹者以己親至其地而曹伯不赴也

鄫子會盟于邾

公羊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案鄫子赴曹南之會至于邾而諸侯已去經書曰會盟于邾明其本欲會盟無罪可執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

用八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穀梁傳用叩其鼻以衄社謂取其鼻血釁祭社器非殺之也同人於獸大非况國君乎苟邾子有人心必不從宋也乃徇宋而報私忿故直書邾人用以罪之

秋宋人圍曹

左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愚案宋不自反而急以威脅諸侯書人書圍深惡之也

衛人伐邢

左傳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案衛效尤而報復與師書人貶之也左傳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言

周饑克殷而年豐天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誣妄已甚詳附解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案楚欲得志于諸侯久矣而無其隙今陳欲修好于諸侯而合楚同會適中其計楚自是遂凌諸夏陳之罪也故先陳而竝貶稱人諱言公以深病之書盟于齊則齊亦與盟而不書者公及諸侯往要齊盟非齊本意略齊之罪也

梁亡

左氏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慮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案梁虐用其民民潰而後秦取之則自亡也故略秦罪而書自亡以示戒

附解春秋有經文甚明不必需傳者有必待傳而後明者如

執滕子事國君見執且書其名豈可不知其事而私議妄解盟於曹南斥宋公書曹邾曰人以經傳竝考之宋公急於求霸暱就於曹故親至曹曹不與也僅遣臣下盟之故宋公怒而圍之左氏以為曹不服邾盟亦其臣下而宋公不怒者素相服也用鄆子自當從穀梁前人據左傳以為殺之然子魚言六畜不相為用亦謂敵血非謂殺之甯莊子妄云周饑克殷年豐妄言附會導君伐邢安可為信而左氏云師興而雨如其言將必使人私逞智力褻天命而誣明神禍世豈淺鮮哉周王應天順人何嘗有取天下之

卷之三
心况聖人事事責己若遇饑饉方返躬脩慝敬天恤民之不遑而以興師伐人爲功乎衛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蓋神不許其所禱而忘內省也而乃令其伐邢耶甯速無知妄言衛君從之君臣同一愚悖而左氏以爲果驗其無識乃如僖父矣陳蔡舊服於楚楚久欲爲中夏雄因齊桓不果今桓沒而其子新立未知果能繼父否也魯邇齊而素相睦鄭本畏楚齊桓旣沒亦不敢不從楚故楚因鄭而求魯因魯而求齊且親至曹而盟示己欲交歡中國竝無他求之意是楚之譎也公不知而許之遂同盟於齊經深刺

之故不書公自此盟而楚遂得志因宋爲上公之爵方癡心求霸遂誘執之以威諸侯而中夏益將多事矣非晉文城濮之戰則輔中夏者將不在秦而先在楚故聖人深惡之而有取於桓文書梁亡與莊二十四年書郭亡同郭亡無考而梁亡則秦滅之也秦亦與楚同楚入中夏而詳書秦滅梁而略之何耶梁非大梁蓋梁山之梁本近秦地非中國之地且諸侯擅伐滅人國經已屢書之致譏不必更以此著秦之罪若自失其道以致喪其社稷宗廟則滅之者可惡而自取亦何可不以爲罪哉故旣書郭亡又於梁著

之非薄秦之罪也

襄二十二年

春新作南門

南門杜氏曰魯城南門本名稷門是也本舊有而新作之其必有僭制焉故書以譏之僖公修泮宮而春秋不書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

夏郟子來朝

孔氏穎達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郟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鄭樵謂郟有二取郟大鼎之郟北郟此來朝者南郟單州有二郟城近之公羊以為失地之君然朝不必書名既失地則不言朝其說非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災何以書記異也家氏鉉翁曰人君之過嘗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其後魯僖沒于小寢

鄭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公子士洩堵寇帥入滑王氏葆曰滑與鄭為鄰齊桓時常與鄭同盟幽今鄭首從楚入滑無忌憚甚矣故人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案邢狄同伐衛致結衛怨今復結齊與狄以謀衛不自修而外求非計也齊欲恤邢而不修先業徒結于狄亦非也故首齊人以著其失書盟于邢以見其為邢之志書人非之也

冬楚人伐隨

襄手三

二十有一年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菀帥師伐隨取成而還案隨漢東姬姓國鬬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先王封鬻熊于楚以統馭東南而其中亦置同姓之國楚蠶食諸姬必先服隨自此後隨終服楚而諸姬皆入于楚矣故書人以貶之

春狄侵衛

杜氏預曰為邢故案狄非可恃為援者也齊不揣而結之為邢伐衛聖人書之以戒若申侯以西戎伐周而致戎侵擾不已周遂東遷秦因以大皆其類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杜注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今江南鳳陽府潁川太和縣西有原鹿城

夏大旱

左傳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日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案宋襄不度德量力欲合諸侯而又求諸楚愚妄極矣故首宋稱人以深貶之楚懷奸以愚宋齊昏昧以從楚故皆貶而稱人以

左傳公欲焚巫庭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庭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公羊何以書記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

宋孟公作霍穀作雩或為宇孟杜注

宋襄求諸侯于楚而楚子佯許之故為此會宋襄雖不自量然信楚而不疑愚則有之未若楚之詐也楚欲逞于中國而始則偽許宋以致諸侯繼則執宋公以威諸侯是宋楚相權楚罪為甚故聖人先宋于楚而書爵惡楚也非予

宋也楚亦稱爵者稱人則無以見其為楚子執宋公故著其實諸國亦書爵以著諸侯覲然列爵坐視楚執宋公而無何皆所以貶之也執宋公不言何人不予楚以得執之也

冬公伐邾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紆禍也案邾擅滅須句公以成風言周禮周禍而伐之雖未奉王命猶近正也故書公書伐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須臾注任任城縣今為濟甯州屬山東兗州府須臾東平泰山武陽縣東北今兗州府費縣西北八里有顓臾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宋地漢置薄縣屬山陽郡後漢改

屬梁國今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亳城即薄也左傳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愚案執宋公釋宋公皆楚子也而經不書先儒謂不與楚專執專釋是也其執也不言以歸其釋也不言歸于某亦不與楚也不名宋非楚可執則不必名也其執也詳序諸侯其歸也書會諸侯罪諸侯之無志也

附解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而春秋書齊桓事頗多予之者以王室既微强大得志

春秋左傳卷三
如楚與戎狄皆侵擾中國非齊桓創霸周早不能安枕也
宋襄欲霸而反結楚子又多行不義豈足與於五霸之數
哉然此年楚執宋公伐宋夫子反書宋爵諱其執之人
何也不脩德而妄求諸侯宋固可鄙然楚恃強挾詐豈足
錄哉宋襄本意無他因諸侯不服楚勢強大欲要結之以
威諸侯楚方欲雄長中國而未有機會因其相約卽僞許
之宋受其欺反至取辱宋之愚甚矣而不尙欺詐猶勝於
楚故書爵而上於楚與言齊桓正而不譎同一意焉仁義
一也無義不可以行仁宋襄非誠志仁者又安能知義第

狡詐如楚使天下效之則雖忠正之士必爲所屈其害伊
於胡底所以聖人恕宋而深惡楚厥後詐力相沿馴至暴
秦吞併荼毒生民然後知聖人節取齊桓之不譎姑恕宋
襄之狂愚其憂世至深遠也楚使宜申來獻捷蓋魯爲望
國亦非小弱欲脅魯相從雄長申夏故公往會而遂釋宋
公是楚之狡也宋公之釋據公羊傳因目夷守國不求楚
釋其君權而得中後于謙以此術返英宗然夫子不書者
人臣委曲全君固分所宜然且書釋宋公則考其事而自
可知耳

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其俱切
公作胸

左傳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邾滅須句公伐邾而使
為魯附庸故反其君然不以邾罪告于天子請而伐之擅
伐擅復則為私
計而已故書取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按宋
不自反而怒鄭從楚宜有貶焉而不然者楚執宋公欲以
威諸侯諸侯既不能抗楚然使各自強于政治楚亦無如
何也鄭遽朝楚為中夏倡聖人所惡也故書爵書伐無貶
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陘音刑升陘
杜注魯地

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
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
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甯懸諸魚門案書戰則必有
勝負不言敗績諱也諱則其敗可知矣不言公及亦諱也
公不以王命討罪舉廢無以服邾則自反不縮矣即勝亦
無取焉敗亦由其自
召故諱之以為貶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杜注
水名今

河南歸德府柘
城縣北三十里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弗聽冬十
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
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
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襄五年

公傷股門官殲焉秦楚救鄭不書不與鄭以從楚也書宋公及戰則主戰者宋公譏其不修德以自強而徒報怨公傷而惟言師敗績不與楚以勝宋也楚稱人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忙巾切穀作閔後同緡杜注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今在山東兗州府

金鄉縣東北三十里

左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吳氏澂曰楚與諸侯盟于齊乘間以干列國爾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反借此為名以責宋伐之于敗傷之後悼理甚矣家氏鉉翁曰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國顧忘納己之德乘其敗而圍其邑所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齊侯書爵以其背大惠而忍于為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斥其已甚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作慈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不書葬舊以為不會葬故不書然外侯不書葬者多無關大義故不盡書耳

秋楚人伐陳

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吳氏澂曰曹南之盟伐鄭之役陳皆不從宋盟齊會孟執宋公陳皆從楚考之經唯見陳之服于楚不見其貳于宋今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誣以貳宋之罪伐之也愚案陳何以當從楚故經書人書伐以著其暴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杞成公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而否辟不敏也愚按如不赴則不書也既書其卒則赴之矣不名史失之耳杞本伯爵而書子蓋時王黜之其後復書伯爵蓋時王又復之聖人因而書之左氏謂夷也夫即于夷尚得齒於諸侯哉聖人安得遽貶諸侯之爵

春秋左傳卷三

僖公

五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
 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
 命而執二子王怒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使顏叔桃子出
 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王
 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
 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
 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
 曰先后其謂我何甯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
 之秋顏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
 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朱氏睦棨曰鄭在王畿王所倚毗顏叔桃子將欲叛王故

先伐鄭此蓋為叔帶謀也伐鄭果出王意是年王出居于
 鄭後事而依鄭無是理也愚按朱氏之說近是左氏綜記
 此書狄伐鄭下書天王出居于鄭著王之所以出由叔帶
 倚狄作亂也
 詳見附解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
 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
 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出
 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
 私政禮也愚按天子以天下為家故雖出在鄭而猶曰居
 書出居于鄭而不書叔帶
 以狄師伐王城為王諱也

御案謂襄王之于叔帶有孝友之心而未得孝友之術是以聖人不深罪王也

晉侯夷吾卒

張氏洽曰案傳晉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其子圉懷公立今年正月秦伯納文公重耳二月八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皆不告也杜預以為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喪春秋據諸侯策書赴告而作經徐邈論之詳矣愚按晉亂經年故未赴文公即位始赴於理可信餘說皆非也

附解夫子言文勝質則史史之不可盡信久矣左氏親在聖門而沿舊史記本國事且多不明他又何論夫子作春秋雖曰以明行事之實為門人法而亦深病史之不信也如狄伐鄭在今年夏而左氏云王因鄭伐滑執王臣王怒以

狄伐鄭其事固或有之而其伐鄭則非今年事多一夏字似王今年伐鄭後方娶狄女矣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懼狄怨己遂奉大叔以狄師伐王其事亦或有之而經於狄伐王城不書止書伐鄭何耶叔帶無禮頹叔桃子畔亂王念先后不謀禦敵而出居於鄭其意可嘉故夫子書出居於鄭若王無事而出亦予王之意不但謂天子無出而如是書也前人乃多以王為非不知何義晉侯夷吾卒史從其赴時書之夫子仍之蓋文公即位以夷吾卒與己立竝告諸侯而經不書文即位者一君卒必有一君立且外君立

例不書之也卽位不書卽葬亦多不書三傳妄爲之說非也

襄手七年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燬之名三傳皆以爲滅同姓惡之是也但春秋滅同姓者亦多何以不名蓋燬使其臣禮至昆弟往仕邢藉以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公之女也而配蕩氏蓋借歸甯之便爲其子逆婦非禮也禮重大昏必備禮者明男女不輕合廢禮則苟而亂

故書以譏之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

宋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不去其官不以其罪也不稱名氏逸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爲陳所滅頓子奔楚楚故圍陳而納頓子于頓存亡繼絕楚宜有功矣而書納者楚特與陳構難藉頓以抗陳耳非誠有扶衰之仁也且諸侯無王命不得擅滅擅納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杜注魯地孔氏穎達曰八年盟于

洮杜注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爲魯地注誤耳

杜氏預曰莒以元年鄆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莒慶不稱氏未賜族愚按會盟非春秋所喜也彼善于此則恕之衛子在喪而出會莒慶大夫而盟諸侯皆非也特其意在于和好息民衛承父志莒篤媿睦故書之無貶辭

附解天地無全人非人道之難全而人心之多妄也聖人教人以誠正脩齊括始終本末之功而其取人則不拘一概瑕瑜不相掩亦衰世不得已之意耳衛文公再造詩記定中取其有制節而已其平生實無德可紀於其滅邢而尤惡之用閒致勝亦行軍之一法然必師直有名而敵者爲頑惡當討之徒始可爲之邢衛同姓何故而擅滅之禮至

旣仕於邢卽邢臣也如何而又可殺其國子滅其宗社如使他國亦以其臣仕衛而圖衛衛容之否貪狡不顧天良竟至於此君臣大義安在哉戰國時此類甚多衛燬實爲之倡謂爲千秋之罪人可矣夫子能無深惡之夫婦人倫之本聖人制爲六禮不厭繁重爲其承宗廟延子孫正家國不可輕視且以明男女相見之難防淫而禁非禮也蕩伯姬爲僖公女歸甯之後自逆其子婦在後世多有之而實太苟簡出之自侯國尤非故謹書之也凡禮之變毀每由怠肆二字任情而苟且則一切禮法覺其無甚關係此

世道人心之憂安得而不書以訓世莒魯本屬姻婭因慶父之故季友賂莒得慶父乃不踐其約莒來求賂反計敗之莒之怨宜矣魯之不直甚矣衛欲平魯莒其意固美故書之無貶詞

襄手六年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邀後同向杜注莒地寰宇記

曰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左傳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不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趙氏鵬飛曰洮之盟衛欲平莒魯故在喪亦親行莒猶未測魯意故使大夫聽命向之盟莒知魯已肯平乎已故躬行二國既從則衛侯可不親之故以大夫與敵質信而

已故聖人兩無貶辭外雖盟大夫內不沒公不以爲抗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鄆戶圭反公作嵩穀作嵩弗左作不鄆杜注齊

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鄆下穀城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西南有鄆下聚

書人書侵罪齊也書公追齊師明其乘虛襲魯魯覺而追之所以爲侵也至鄆著其已甚矣齊與魯世爲婚姻齊侯不能繼父之志而乘虛侵魯聖人固惡之然逐之出境可也恃兵相讎以求必勝非仁義之道自強之本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前侵魯而未創今又伐魯甚矣故書人以示貶齊侯因展喜之言而還未深入僅至北鄙故書以著其實不書展喜卻齊之事魯權詞退敵報怨之心未已故削而不書也

衛人伐齊

案左傳衛因齊伐魯而伐齊以援魯也然不明信義相尋于干戈以為援非禮也故貶而書人

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侵伐魯不義甚矣然公不能修德自強而乞楚師以報怨失又甚焉直書其事義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求龜反公作隗夔楚同姓國建平秭歸縣湖廣荊州府歸州志云州西

南三里有夔子城地名夔沱

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其不祀祝融鬻熊禮也楚反以是滅之故夔子不名以著其無罪楚滅同姓而不名者蘇氏轍曰人楚子甚于名楚子御案欲削其爵故不得而名之是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緡穀作閔

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宋為楚辱傷而卒叛楚即晉宜也楚乃恃強伐且圍之故書人詳書以惡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賓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案書以不當以者也書以楚師伐取甚之也齊誠無道魯果理直請于天子修德自強可也而引楚以殘親鄰之國故刺之

公至自伐齊

凡公至告廟必書常也而其事異則文雖同而亦異上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而復書公至自伐齊則公之悻悻報

襄二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

怨以伐齊為武可見然不自知其非義也

春杞子來朝

杞稱子時王黜之前杞子卒已稱子非因其用夷禮即用夷禮夫子亦豈得而私貶其爵左氏謬矣杞本魯婚姻其朝宜也書其朝以見下文帥師入杞之不義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傳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史記昭卒弟潘殺嗣子而自立是為昭公經不書家鉉翁曰疑有闕文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杜氏預曰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左傳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秋入杞責無禮也案公卑杞而後杞不共與師責人無禮甚矣僖公自公子友卒而用公子遂政多失德經書公子遂帥師入杞則其不能輔君以正罪亦見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恃強而合諸侯圍宋無道甚矣故貶而書人其爵諸侯何也不爵諸侯無以見圍宋之為楚子與人楚子之為貶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德楚故往會楚子于宋而經曰會諸侯者諱也然諸侯實從楚子圍宋而公會之則公之附楚明矣又曰盟于宋是從楚之堅也公之失可勝計乎故曰微而顯也

襄王二十

二十有八年

春秋左傳卷三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是晉侯欲致楚師而先侵曹伐衛其事雖譎其意在乎制楚以救宋故事雖相連而書之若晉非純乎恤患亦報曹衛不禮己也事雖相連而書之若兩時事以見其譎而不正之實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賜刺七

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公羊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案魯附楚而楚親衛故使子買戍衛及晉伐衛而懼乃委罪于子買以解于晉又恐楚之責也則以不卒戍告于楚是公自不善謀國而妄殺無辜之臣也聖人惡之故詳書其故以著其罔

楚人救衛

凡救未有不善而此人楚者不與其救也衛附楚而楚德之私也衛不足恤故救不必善之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必利反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口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宋人使門尹班如晉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案晉執曹伯畀宋非果暴虐于曹蓋欲激楚而與之戰以勝楚也然非王命豈得專執春秋原其欲制楚之意亦著其專執之失故書晉侯而又書其執與畀之非貶宋稱人不與宋以得受曹伯不予宋則不予晉可知矣

春秋左傳卷三

僖公

三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

左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
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難備嘗之矣
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
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芬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
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
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
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
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
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
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
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
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
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

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
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
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
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
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
背鄩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
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
表襄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
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欒貞子曰晉侯夢與楚子搏
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
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
而觀之得臣與焉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
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
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
見晉車七百乘韞鞬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
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
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
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

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
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御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
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愚按自齊
桓沒而楚猖狂侵陵諸侯欲長中國晉文此戰蹶之而後
周室賴以縣延故戰雖非聖人所喜也而攘外安內則亦
與之晉侯書爵以此書及明晉主此戰志
在救宋制楚與他處書及志譏者異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案左氏楚子使子玉去宋而得臣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
得臣剛愎不奉上命楚子不能正其罪于前而于敗績之
後殺之是其初猶欲僥倖有功及敗而後
殺之失君道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衛侯懼晉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出奔于楚衛從楚侵擾
及楚敗而不自說于晉遽出奔故書以賤之蘇氏轍曰失

地而不名使元咺奉叔
武受盟國猶其國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

土踐土杜注鄭地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

左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
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
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
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
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
侯伯賜之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逃王憲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
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績出奔
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
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
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
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也經傳必有誤
陳氏岳曰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襄王
諱而不書愚案襄王聞晉勝楚錫命可也自勞之則非也
晉既受王錫命則當序于諸侯之上不書王錫命晉文本
未奉王命伐楚倖勝而後獻俘錫命君未嘗正其綱臣未
嘗奉君命一時之倖聖人不以成敗案大義也王子虎未
同盟故不書前入誤也盟者願棄楚從晉與晉盟也諸侯
朝王不書而書公朝者諸侯畏晉而來非為朝王來也不
書公朝則無以見諸侯之朝而下
文晉文又以諸侯朝亦無以見

陳侯如會

陳侯本從楚今亦來從晉盟踐土後始至故止書其來
會棄楚歸正聖人許之故雖不與踐土之盟而亦書之

公朝于王所

杜氏預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愚案諸侯皆朝也
而不書者書公朝則諸侯可知矣且蒙上踐土之盟亦可
知其皆朝朝王禮也而因晉勝楚王出始朝則
平日之慢可知故書朝於王所以微示其譏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
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
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
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
者誰扞牧圉不協之後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
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
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
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
入公子猷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
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猷犬走出公
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愚案名衛侯惡之也書自楚復歸著
其即楚之實衛侯不德其失禮于晉侯猶淺也即楚而不

悔晉已勝楚不自赴會委其弟于晉而仍如楚使晉不受其弟必將從楚以讎晉幸而叔武與盟乃得歸國然殺元咺之子已為不明矣又殺無罪之弟毫無人心故書名書復歸若不可歸復而復歸云爾接書元咺之奔見其因殺武而奔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杜氏預曰莊公女歸甯曰來愚案歸甯常事也而書者魯嘗卑杞又使公子遂帥師入杞至是伯姬始來書之以著僖公之薄姻姬而忘禮也

公子遂如齊

聘也聘亦常也而書者齊魯構怨至是同受盟于晉始使聘修好書之以見僖公為國不以禮怵于霸主而始然是

晉文之功而亦足見魯之失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

晉侯下穀梁無齊侯温王畿之地

左傳會于温討不服也蓋謂衛許猶未服而實非也晉文因勝楚王錫命之遂將更合諸侯朝王故會以定之晉文既受命于王則會之正矣故書爵書會無貶辭陳侯書子以先君未葬也其序則杜氏預曰主會所次非褒貶也是也

天王狩于河陽

狩穀作守河陽杜注晉地河內郡河陽縣穀梁傳温河北地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案如杜氏則晉召王至晉而穀梁云河陽即温觀下文執衛侯歸京師則穀梁為信蓋王聞晉勝楚至鄭地勞晉晉侯因欲

藉此合諸侯以張威求王再至于温四月勝楚至冬始合諸侯朝王蓋合兵耀武以誇其事狩冬獵之名也夫子不書晉率諸侯朝王而曰王狩以其陳兵如講武耳不書晉朝王以其本志非誠欲忠于王也左氏云召亦請召之意非呼召惟王在畿內故歸衛侯京師即歸之王也明德謂君臣之誼明是為德非如孔疏之說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此再朝也諸侯已朝王矣因晉文留王待冬狩之時耀武觀兵自率諸侯見王故又朝王略諸侯而獨書公朝以見王狩河陽之故著晉侯以己意妄行也下又書執衛侯等事合觀而晉文要君之罪乃著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餽焉案元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是也既而因叔武被殺遂訴于晉晉當訴諸

天子治之乃恃強而執之壞法亂紀莫此為甚故書人以疾之于京師見其已定衛侯之罪乃歸于王跋扈之罪亦著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案元咺忠而獲罪不幸之遭本可憫也然君既不明去之可也訴晉已非既訴而直遠逃可矣乃復歸立君則畔矣蓋晉人導之故書復歸以著其不臣書自晉以罪晉

諸侯遂圍許

穀梁遂繼事也晉文勝楚而驕擅執國君因許未服又以諸侯伐之夫子承上元咺歸書遂見其恃力服人之實非如左氏及諸儒之說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案曹伯名賤之也任用小人無禮以致見執繼又以賂免失君道矣曰遂會諸侯圍許著晉文恃強役與國之罪曰復歸著其僥倖苟免

附解五霸首桓文而夫子云桓不譎取其九合於文則云不正未嘗言其功蓋桓猶有豁達之意其糾合諸侯主於令相交好伐楚召陵亦但欲其不侵擾中夏故楚盟即許夫子亦節取之至晉文則必求勝楚以為強幸而獲勝王下勞之即恃勢擅執衛侯釋曹伯伐許均不由天子之命為

方伯者可如是乎夫子於城濮取其攘楚於歸元咺伐許罪其自用蓋義利公私之辨不容不辨也以當時事勢言之周室已衰諸侯僭亂文誠有忠義者王既錫命為伯乘時約束諸侯以公正行之請於天王脩明綱紀如衛侯曹許等皆請天子命而行不專其事衛曹雖曾得罪於己不追咎之敬慎小心施仁布義如此則王必喜而聽之諸侯亦悅而宗之此為臣職無愧方伯矣乃以勝楚為能乘勝伐許圍許不由王命獨斷獨行充其志事即莽操之漸以齊桓申五禁拜天威盟首止較之且不能及何論其他夫

春秋左傳卷三
子詳書執衛侯歸元喧遂伐許圍許著其驕肆之跡不止
書狩河陽一事不許其致王而朝也左氏云晉侯召王亦
誤詳考其事乃王聞其勝楚而喜自出勞之晉侯聞王出
乃作王宮於踐土踐土鄭地在王畿內去成周僅百里計
己巳戰城濮甲午晉師至衡雍纔二十六日王至踐土晉
侯朝王丁未獻楚俘計十四日己酉王享晉侯僅三日旋
命王子虎等册命晉侯爲侯伯是王自出勞晉侯非晉侯
召之王至踐土之時惟晉侯先見王及王至踐土諸侯始
皆到未遽見王也晉侯作王宮於踐土率諸侯朝王據經

所書會踐土之諸侯惟宋舊服晉其齊蔡魯衛鄭皆舊服
楚莒未服楚亦未服晉因晉勝楚王出勞晉乃來服不敢
遽朝王且先見晉侯各國初服故癸丑盟於踐土蓋與晉
盟明其不貳於是晉乃留王至冬又率諸侯陳兵衛以耀
武計戰城濮至盟踐土四十五日王子虎竝未盟故不書
秦不書者秦與楚敵特來助晉耳盟後諸侯乃朝王經不
書諸侯朝王惟書公朝及書陳侯如會愚正註已詳不贅
凡此皆四五月間事王見諸侯畢即可歸矣而何以冬又
狩於河陽耶晉侯以王降勞於己欲乘此誇耀以威諸侯

且衛許諸國未至故請於王白己將合諸侯朝王之意王
不得不許之故延緩歷六七八九月而後至冬請王出狩
此數月閒想晉必有布告諸侯使來朝王事而諸侯至者
甚希延至冬月不能不踐前言且以現在諸侯見王故冬
始合諸侯於温告定朝王之日以諸侯見温王畿之邑也
不久王以賜晉此時尙屬王王見諸侯旣在畿內何以云
出狩經止言狩而左氏云召王傳固不如經之精審矣狩
非巡狩之狩冬田曰狩晉侯以諸侯朝王盛陳兵衛諸侯
之師皆在故後伐許圍許皆以諸侯之師夫子以王冬獵

書之而不書諸侯朝王不予其致王而旅見也若巡狩則
本無此事且温在畿內安得以爲巡狩及此諸侯共以兵
會而其時適當冬狩之朝諸侯各以兵會耀武亦必有田
獵事故書曰狩耳温之會止多秦邾二國可見諸侯不至
左氏以爲討不服不知其爲定朝王之日也何以知其定
朝王之日下書壬申公朝於王所也夫子於此事詳書其
日令後世得以考其實惜乎人多忽之耳書公朝則眾諸
侯皆朝可知而不悉書者惡晉不召於京師而致王出見
之且夏已朝今又朝以己私意致君僕僕大非禮也凡諸

此義皆夫子著晉文之譎以戒後來而其情事必合經傳
細參乃明是故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但惡逆之顯然
者書之即隱微奸欺如晉文之譎者亦必著之後世權奸
多祖晉文之譎安可不明正其罪也哉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介杜注在城陽黔陬縣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
南七十里有黔陬城古介國也案黔陬有東西

二城東城秦置即介亭其在高密
境者乃後漢時所遷之西城也

左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
米禮也案來朝不言朝以公在外未行朝禮也

公至自圍許

襄王二十一年

君至告廟則必書蓋謹人君之行動也公實自圍
許至故不必更連會溫朝王等而書之矣前人誤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上公穀上有公字翟亭歷反公作狄翟泉杜注洛陽城
太倉西南池水也今古城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
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
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愚按左氏有誤
云公會尤非晉謀伐鄭何必于王境且鄭已同會同盟矣
於經無鄭復與楚事亦無合諸侯伐鄭事經文無公字亦
無公至自翟泉字使公與盟春甫歸而夏又往經豈不
書若謂與大夫盟諱不書公王子虎不亞於公也王臣可
盟大夫公何不可詳玩情事蓋晉文合諸侯朝王各歸國
後又各使大夫朝王以見己尊王之意而魯亦使大夫往
王使子虎與盟固其交以為相王之計夫子不書魯大夫
以大夫無旅見天子之禮且抗盟王臣尤非故以不書魯
臣不名諸大夫為貶也子虎亦不名下盟大夫亦非禮也

秋大雨雹

左傳為災也案天道人事一理也人事悖而天道始有災
異春秋書災異聊舉一二以概其餘欲人常自警省動循
天理非必事事而比附以求其義也漢儒好言災異
每失之鑿反不足為典要蓋未知修齊治平之本耳

冬介葛盧來

左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
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孫氏復曰一歲再
朝非禮然外夷內服原不必有一定之期况春來未遇冬
而又來恭也何為非禮夫子書之志當時外國多強合下
介侵蕭觀之見魯無
善撫遠人之道耳

附解桓文創霸雖未純乎尊王皆以攘楚為事是時外夷多
侵擾中國如戎狄類不一而足而楚為最強楚欲陵中國

道必由鄭鄭服則中原可安故齊晉均以服楚而霸鄭本
王畿諸侯因鄭莊兼併獨為強大晉文勝楚王所以親勞
之者以楚入中國來往畿甸王亦危殆不安也晉文以諸
侯朝王王歸國後又會各國大夫往朝王以明尊王之誼
亦無不合但大夫非奉諸侯之命不得覲王今晉文意主
誇示己服楚之功故不為全美王子虎與各國大夫盟於
翟泉王寵勞之亦殊恩不為非禮鄭不與盟者鄭本在畿
內且已盟踐土會温早從晉矣故不與盟而左氏謂為謀
伐鄭先儒因之大誤以經考之魯君本年春至自圍許則

春秋左傳卷三
諸侯亦至春始各歸國圍許之諸侯鄭固在其中矣何以
春歸而夏即謀伐之即鄭復從楚亦時不能及是左氏之
謬安可從耶曰尋踐土之盟而踐土之盟秦不與焉曰謀
伐鄭而鄭在王畿內何以就王室而謀之凡此皆不合情
理至明年冬晉合秦圍鄭其故愚正註已明茲不贅周之
秋夏五六月雨雹常也以其大而害稼故書前人別爲
之說非也介葛盧聞牛鳴而知三牲皆用人以爲異然周
官夷隸貉隸掌與鳥獸言古人原有通鳥獸言者公冶長
其一焉吾鄉廣漢尹翁歸能知馬言則後世猶有傳者特

不多見耳夫人之異禽獸者幾希天理良心而已然禽獸
既有知覺亦自能言但人不知之於古若病鶴與李靖言
吾妻姪彭宏玉殺雞享賓雞忽自言曰勿殺我可知人物
相去無幾君子遠庖廚諸侯大夫無故不殺牛羊士無故
不殺犬豕固非無故而近世或以戒殺放生爲異端然則
夫子弋釣不網不宿亦屬婦人之仁乎其妄也

襄三十
二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
狄侵齊愚案左氏又誤也以晉之強豈憚伐鄭上年合大
夫謀伐鄭已共盟矣今何以不同侵鄭謂觀其可攻與否
先軫子犯等致楚戰如玩諸掌何以窘於謀鄭若此狄與
齊鄰侵之常也
豈間晉而然乎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
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
使賂周欵冶厘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欵先入及門遇
疾而死治厘辭卿案稱國以殺罪元咺訟君專立以是爲
有可殺之罪國人殺之云耳而不去其官者竝罪衛侯也
咺之罪晉成之而實衛侯失君道致之元咺奉命居守衛
侯殺其子咺不奉命則猶未失人臣之道也逮衛侯殺叔
武而咺始赴晉訴訟妄爲衛侯自反
不縮矣故聖人權輕重而書之如此

及公子瑕

瑕立爲君逾年矣而仍稱公子且書曰及若無罪者何瑕
之立元咺爲之實晉使之矣晉已執衛侯歸之京師當聽
王如何治之竝請衛當何人代理乃遽自用使元咺立子
瑕子瑕無知以爲晉以王命行也而不辭王既釋衛侯當
明告衛人迎之晉當使子瑕元咺避之乃王受玉而釋衛
侯晉猶不如王意必衛侯賂周冶始歸君臣朦朧苟且陷
人于法是以書
及明其累也

衛侯鄭歸于衛

蒙上殺元咺及子瑕而書歸則知衛侯殺之矣名之與名
曹伯同而曹伯書復歸此不言復者王釋之則可歸矣惟
其不請于王以子瑕元咺事告而以賂入
且不自反必殺元咺子瑕故名以惡之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無禮晉侯出亡時事貳于楚無明文豈鄭雖同會踐土與温而猶與楚通耶以情事考之晉文記小怨曹衛皆已報矣惟鄭未報以其嘗服楚為詞伐之秦欲通中國而鄭為之蔽晉約同伐欣然從之故燭之武言願為東道主而即返且留人戍鄭經書人惡晉亦惡秦也左氏記事而不知義之得失得經乃明今即其事以釋經文而左氏之得失亦明矣

介人侵蕭

介葛爾爾國耳去年兩次朝魯而今遂侵蕭毋乃挾魯以逞乎春秋人之責其不自立而妄侵人國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案天子有聘諸侯之禮宰周公來聘蓋因公朝王所以使之報聘也故書王使無

貶辭而周公辭備物之饗尤有可取者故亦書其官爵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案遂實先聘晉而經言先如京師者不使諸侯得抗天子也且王使冢宰下聘于禮公當朝王而僅遣大夫往又以二事出不恭甚矣故直書其事以示貶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濟西田濟水以西之田介齊魯間蓋從前之間地齊魯時或爭據今魯復取之然可以取可以無取者也故書取言非我所有也不繫之齊非齊封國本有者也前人誤詳見附解

公子遂如晉

襄王二十三年

如晉聘也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怒楚使戰一時譎計非盡取其地且未嘗與魯地左穀妄云不可從晉方為伯遂如晉聘禮也故無貶詞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所穀之祭非冬至郊天之郊也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欲郊而卜不從卜至四猶不從神有不享者矣免牲不郊也郊主于所穀竝望祭及海岱淮既不郊則可弗望猶三望亦非也譏其瀆與妄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杞弱常為魯所侵陵故來求婦以求庇耳但杞有君而夫人自行求婦非禮也聖人私情亂大禮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于穀作於帝丘杜注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今直隸大名

府開州有顓頊城是也

左傳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案衛侯復國非晉之本意也狄因晉不睦衛而圍之衛不能自強而遷以遜狄書此以見晉文無恤鄰之公義衛有自取危弱之理

附解取濟西田左氏謂分曹地公羊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

侵於諸侯按濟水出齊魯之間故有齊濟有魯濟濟西田

蓋界齊魯間之閒田也莊公十八年追戎於濟西言追至

邊境而還周初封國諸侯皆止百里名山大澤不以封有

可耕可居者以爲附庸間田此濟西田蓋近濟閒曠之地
凡近水田土或時淤或時燥恆有始沮洳而繼成沃壤者
此田周公太公初封時皆不在百里之內久而成爲沃土
齊魯互相侵據觀宣公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十年齊人歸
我濟西田則知此田本齊魯界上地本非魯有亦非齊有
特彼此時爭踞之此年公取之至宣公元年齊人取之十
年仍歸魯經文所載甚明與曹何涉而乃以爲曹地哉且
晉文之分曹地也因欲戰楚而不得先軫告以執曹君而
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激怒子玉使之來戰旣而曹伯歸

國則田當仍歸之矣何嘗班與諸侯當時晉亦曾分衛田
與宋不聞其或班於諸侯何以至此而乃云分與魯耶且
晉伐曹衛時魯尙與楚未嘗從晉晉戰勝而後魯公會晉
當時晉何愛於魯而分曹田與之先軫云分曹衛之田亦
不過其時用兵所得之地豈已盡得曹衛之地而分與人
乎據公羊云班諸侯則所班宜非一二國會踐土會溫諸
侯甚眾各班與之豈盡相接壤如秦鄭者亦越境而有其
地乎經文言取濟西田不言何國左氏道聽塗說以爲曹
田穀梁附會之而核諸情事實屬支離前人如高氏閔張

氏治李氏廉等亦多疑之而不敢顯斥左氏之非今若不
再證明春秋一書竟成疑案何以發明聖人之意耶三望
從鄭康成蓋河原非魯境內天子四望魯止三望或以為
祀日月星辰等然日月星辰自有專祀亦非望祀者

襄二十
四年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案衛屢困于狄今乘其亂而侵之雖得狄人之盟非聖人自強服遠之道

也故略而書人亦或但使大夫盟之耳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避風雨也必死是間子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附解三傳釋經義例多支離穿鑿如外侯書卒或不書以為

赴則書不赴不書近之矣而不書葬亦云不赴不書今考
經文惟內君書卒書葬其不書者必有故也外侯則不盡
然本年鄭伯晉侯皆書卒書晉侯為晉襄纒墨與師敗秦
張本書鄭為秦侵鄭張本此義之可考者他或無之要知
聖人隨時處中一言一行一動一靜皆然春秋之事經夫
子筆削即為夫子之事惟其至是而已有何義例可拘說
春秋者動言某例如此是以多晦經旨學者不可不知

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
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
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
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
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
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敝邑
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
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秦人滅滑而
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末滅之也本欲滅鄭鄭有備而滅
滑以為功書人書入
惡其暴且如盜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

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案國子來聘有禮故書之無貶辭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敗必邁反敗秦下左穀有師字殽杜注在弘農

澠池縣西魏太和十一年置嶠縣唐改硤石廢殽縣為石澠鎮其北有殽山今嶠縣故城在河南府永甯縣北五十里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

御案

諱而稱人若晉子未嘗親行者然

癸巳葬晉文公

文公以去年冬卒至此始葬為用師故書此而晉襄在喪稱戎聖人諱之意見晉先君有文侯重耳復諡為文諡

春秋左傳卷三 僖公

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擊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案晉襄在喪用師宜稱子而稱人者蓋許其權以應敵而為之諱也秦越周而襲鄭使非莜高先覺晉師敗之則鄭為秦有而中原將做殺之師為周室安危所係聖人特許晉而惡秦書敗秦于殽若敗狄于箕皆惡其猾夏也書及姜戎亦予之之辭

法不嫌同季
氏之說非也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案狄邇晉而遠齊因晉文已卒襄公初立
方與秦交兵故曰因晉喪書以見當時夷類之擾所以晉
取也

公伐邾取訾婁

訾子斯反訾婁公作叢穀作
報怨興師亦乘晉文卒而然直書其
事與下再伐邾合觀而其失自見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
復伐邾春秋為內諱直書若無貶詞而一伐再伐乘晉文
卒報怨公之
不義自明也

晉人敗狄于箕

箕杜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今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
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
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白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
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
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
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極鯀其
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
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再命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
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
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案
狄伐晉而晉敗之晉侯實非等秦侵鄭之繫王室安危
當伐而晉方在喪狄之擾非等秦侵鄭之繫王室安危
也故書人而曰敗狄于箕明箕未侵晉晉乘勝敗之耳

冬十月公如齊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 僖公

左傳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隣國朝聘恤患禮也書之無貶詞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家氏鉉翁曰天王聘不往朝國歸父來乃躬報謝義固正而公以弔狄師往亦可節錄故書至如常詞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冬公如齊朝反薨于小寢即安也按先儒皆以薨于路寢為正然路寢乃治事之所燕息之地經或書路寢小寢皆謹志人君卒地其不得善終如隱桓者可知非必以小寢為非正也詳見附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賈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案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天以好生為心非必殺物也惟是冬令陰氣凝沍之時物感之而自衰以是為天殺之云爾然物之萎也其萌芽必先新

茁而後舊葉落焉陰陽消長之機乃天道之自然人君當斷不斷刑賞乖宜于是有隕霜不殺李梅冬實之應聖人謹而書之以示戒案夫子之言欲公振乾綱也然當殺不殺實非其時亦該於其中不得以為權詞胡氏謂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非其旨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于楚也案晉襄嗣立能承父志敗秦敗狄遏其侵擾中原合陳鄭伐許以其即楚皆可謂有志矣然聖人皆人之者齊桓沒而楚橫晉文蹶之中夏賴以免禍且襄王命為侯伯則晉文實可以奉命討不廷矣晉襄之立不請命于王而墨經與師迨敗秦于殽又不獻俘天子敗狄伐許皆未請王命是徒知承父之志為孝而不知不奉王命之為專矣故春秋皆人之

附解春秋大勢見於城濮殺此周室興亡大關也周制僅中

春秋傳解卷三
原蕞爾之地其他皆羈縻之庸蜀羌髳江漢士女久服王
化而不入版圖他如燕介山戎魯齊介東夷亦但使周召
太公裔鎮撫之而戎狄有與中國至近者如今山左山右
燕晉之地春秋時多屬外域故其侵擾中原甚易至秦楚
本周封國而奕世強大據形勢闢土疆乘周衰亂皆有覬
覦之心楚欲內侵得齊桓召陵晉文城濮而止秦與晉鄰
欲東必由鄭國晉文卒柩聲如牛非文之靈天啟晉禦秦
也秦敗而始不得入中華周賴以安故殺之功於周爲大
晉襄雖縗墨興師未親至殺但使大夫帥師夫子書晉人

從其實也書敗秦而不言獲三帥人微不足書也自此以
後晉世主夏盟惟專意卻楚救鄭周祚賴以縣延者數百
年故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先軫等第言秦不哀吾喪而
伐吾同姓縱敵患生未嘗謂秦取鄭將不利於周而夫子
則以晉有功王室書之也外侯多不書葬書晉文見秦乘
晉喪伐鄭將擾中原非譏也居喪不可稱兵然關係國家
安危則可書載費誓春秋書殺師皆有取焉前人多不達
矣狄侵齊晉敗狄公如齊皆詳書之亦以見當時外夷內
擾非有人捍禦之則王室危而列邦亦不安夫子所以有

春秋左傳卷三
取於穀師及晉之繼霸也公薨小寢左氏以爲即安後儒
因之必以薨于路寢爲正然考之禮文及情事實不可通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解者謂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
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三路寢非夜間寢息之地在外朝之
內禮記云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又眡大夫退然
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乃治事之所如今官廨之內堂以
其在內故曰寢君有疾安能長在此地或偶薨於此如成
王憑几顧命抑或疾本不重在此治事忽而遂卒皆人事
所或有安有必薨于此者乎此外王五寢諸侯二寢則燕

息之地亦不必鑿指其因何而設名義如何也各書所載
路寢小寢外又有高寢適寢下寢諸名然核之實無義理
左氏以薨小寢爲非正則勢必病危之時遷於路寢而後
可然治事之所可以殯而不必定沒於斯且疾病死亡往
往有出於不及防者豈皆纏綿牀褥積日累月將死而遷
內寢之理乎然則夫子何以書之人君卽位謹其始亦謹
其終故必書卒之地耳因病而沒卽爲正命有故而沒不
得爲正命豈以寢之小爲非宜哉僖公立闕宮復泮宮克
淮夷諸事魯頌志之夫子亦存之而春秋不書者以其皆

舊制公特修葺之魯臣誇張而爲之頌夫子存魯頌所以存周公非有取於僖公也愚於詩經恆解已詳觀春秋所書公事曷嘗有當於忠義之事孟子曰詩亡而後春秋作正以詩多不實而史亦多浮詞將令是非倒置夫子故不得已而爲之耳

春秋恆解卷三終



